

说闲文从 柳 萌 主编
VEN XIANG SHI JIU

闻香识酒

专述中国人饮酒之乐
与酒之美德
妙说杯中物掌故轶闻
与历史渊源



说闲文丛 柳 萌 主编 0109924
 VEN XIANG SHI JIU

I 267
 502



201099248

闻香识酒



专述中国人
 与酒之美德
 妙说杯中物掌故轶闻
 与历史渊源

社会主义学院
 图书馆
 藏书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闻香识酒/柳萌主编. - 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03.2
(说闲文丛) ISBN 7-5059-4187-9

I. 闻… II. 柳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
当代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0222 号

书 名	闻香识酒(说闲文丛)
主 编	柳 萌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-65389152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刁小林
责任印制	邢尔威
印 刷	天津新华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9.6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8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187-9/I·3264
定 价	16.2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目 录

【酒人·酒仙·酒鬼】

- 3 □ 做鬼亦陶然 / 陆文夫
6 □ 酒前高人 / 柳 萌
9 □ 母亲的酒 / 李国文
13 □ 酒中人生 / 石 湾
19 □ 借题话旧 / 方 成
23 □ 酒 婆 / 冯骥才
27 □ 酒 丐 / 梅绍静
30 □ 瓶 墙 / 王宗仁
33 □ 酒鬼自白 / 老 烈
36 □ 醉翁之意 / 海 笑
38 □ 酒不醉女人 / 叶 梦
40 □ 酒杯里的男人 / 肖克凡

- 43 □ 男人与酒与女人 / 刘元举
51 □ 不再浪漫的酒神 / 蒋子龙
56 □ 东洋醉鬼 / 林 希
59 □ 西洋醉鬼 / 林 希
62 □ 小酒鬼儿 / 朱铁志
66 □ 东亚酒徒 / 丁 帆
70 □ 怕 酒 / 郑万隆

【酒令·酒具·酒品】

- 79 □ 酒祖之辩 / 从维熙
83 □ 烧 锅 / 林 希
88 □ 酒牌残图有文章 / 刘锡诚
93 □ 闲话酒令 / 王充闾
99 □ “文革”时期的酒令 / 田中禾
104 □ 寄情的酒具 / 叶文玲
108 □ 酒 壶 / 叶延滨
112 □ 第一只酒杯 / 刘锡诚
115 □ 同是绍兴酒 / 吴泰昌
118 □ 绍兴酒楼 / 王本道
123 □ 酒楼堂倌 / 老 烈
126 □ 书中自有酒香来 / 刘心武
130 □ 天使的酒涡 / 刘心武
134 □ 沽酒东浦 / 汪浙成

- 139 □ 话说茅台 / 叶 辛
145 □ 访酒杏花村 / 梁 衡
149 □ 醉话“烧春” / 许 淇
153 □ 家乡米酒 / 徐 刚
156 □ 柳林酒韵 / 赵 熙
160 □ 以景佐酒 / 韩作荣
163 □ “头脑酒”与“头脑汤” / 王春瑜
167 □ 抽象的酒窖 / 瞿 炜

【豪饮·小酌·醉酒】

- 173 □ 壶中日月 / 陆文夫
180 □ 筛 酒 / 李国文
184 □ 劝 酒 / 赵大年
187 □ 说下酒 / 刘 章
190 □ 家樽常满 / 柳 萌
193 □ 酒饮微醺 / 张 长
195 □ 门外说酒 / 陶大钊
197 □ 饮 酒 / 程绍国
201 □ 野 酌 / 王充闾
204 □ 酒 缘 / 郑荣来
207 □ 醉是一种境界 / 毛志成
210 □ 帐房中觥筹交错 / 叶 楠
212 □ 酒醉台北 / 从维熙
216 □ 饮酒于“银色沙滩” / 程树榛

- 219 □ 酒香不怕湘西远 / 舒 婷
222 □ 醉酒记趣 / 周 明
226 □ 酒醉九乡 / 徐小斌
230 □ 北京人喝酒 / 肖复兴

【酒德·酒话·酒诗】

- 235 □ 酒过三巡 / 老 烈
239 □ 无酒斋闲话 / 姜德明
242 □ 二锅头颂 / 李国文
246 □ 关于喝酒 / 邵燕祥
249 □ 酒与书画 / 晓 雪
251 □ 酒为欢乐而酿 / 叶 楠
254 □ 酒话连篇 / 王春瑜
263 □ 诗心文胆 / 徐兆淮
267 □ 酒象种种 / 柳 萌
270 □ 诗人的酒论 / 柳 萌
273 □ 诗人与酒 / 朱谷忠
276 □ 烈酒、啤酒与诗 / 叶延滨
279 □ 酒的功过 / 石 厉
284 □ 把酒言情 / 刘长春
287 □ 酒 吃 / 从维熙
292 □ 酒的幽默 / 甲 乙
295 □ 醉眼朦胧 / 王乾荣
299 □ 醉眼清醒 / 王乾荣



酒人·酒仙·酒鬼





做鬼亦陶然

陆文夫

汪曾祺的逝世对我是一个打击，据说他的死和饮酒有点关系，因而他就成了我的前车之鉴，成了我的警钟：“别喝了，你想想汪曾祺！”

可我一想起汪曾祺就出现了许多美好的回忆，回想起我们几个老酒友共饮时的情景，那真是妙不可言。

喝酒总是要有个借口，接风、送别、庆祝、婚丧喜庆，借酒浇愁……我和高晓声、叶至诚、林斤澜、汪曾祺等几个人坐在一起饮酒时，什么也不为，就是要喝酒。无愁可浇，无喜可庆，也没有什么既定的话要说；从不谈论文章，更无要事相托，谈的多是些什么种菜、采茶、捕鱼、摸虾、烧饭……东一榔头西一棒，随便提及，没头没尾。汪曾祺听不懂高晓声的常州话，我也听

不大懂林斤澜的浙江音，这都不打紧，因为弄到后来谁也听不清谁讲了些什么，也不想去弄懂谁讲了些什么。没有干杯，从不劝酒，酒瓶放在桌子上，想喝就喝；不想用酒来联络感情，更不想乘酒酣耳热之际得到什么许诺，没有什么目的，只求一种境界：云里雾里，陶然忘机。陶然忘机乃是一种舒畅、快乐，怡然自得，忘却尘俗的境界，在生活里扑腾的人能有此种片刻的享受，那是多么的美妙而又难能可贵！

说起来也很奇怪，喝酒的人死了都被认为是饮酒过多，即使已经戒酒多年，也被认为是过去多喝了点酒。其实，不喝酒的人也要死，我还没有见到哪个国家有过统计，说喝酒人的死亡率要比不喝酒的人高些。相反，最近到处转载了一条消息，说是爱喝葡萄酒的法国人，死于心血管病的人倒比不爱喝葡萄酒的美国人低。我不相信喝酒有什么坏处，也不相信喝酒对身体有什么好处，主要是看你怎么喝，喝什么？喝得陶然忘机是一种享受，喝得烂醉如泥是一种痛苦；喝优质酒舒畅，喝劣质酒头疼，喝假酒送命。

如果不喝假酒，不喝劣酒，不酗酒，那么，酒和死就没有太多的联系，相反，酒和生，和生活的丰富多彩倒是不可分割的。纵观上下五千年，那酒造成了多少历史的转折，造成了多少千秋佳话，壮怀激烈！文学岂能无酒？如果把唐诗三百首拿来，见“酒”就删，试问还有几首是可以存在的。《红楼梦》中如果不写各式各样的酒宴，那书就没法读下去。李白是个伟大的诗人，可

是他的诗名还不如他的酒名。尊他为“诗圣”的人，不如尊他为“酒仙”的人多。早年间乡村酒店门前都有“太白遗风”几个字，有的是写在墙上，有的是挑起幌子，尽管那开酒店的老板并不识字。李白有自知之明，他生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，但他并不恼怒，不认为这是对他文学成就的否定，反而有点洋洋得意，还在诗中写道：“自古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”

饮者留其名中也有一点不那么好听的名声，说起来某人是喝酒喝死了的。汪曾祺也逃不脱这一点，有人说他是某次躬逢盛宴，饮酒稍多引发痼疾而亡，有人说不，某次盛宴他没有多喝。其实，多喝少喝都不是主要的，除非是汪曾祺能活百岁，要不然的话，他的死总是和酒有关系。岂止汪曾祺，酒仙之如李白，人家也要说他是喝酒喝死了的。不过，那说法倒也颇有诗意，说是李白舟中夜饮，见明月当空，月映水中，李白举杯邀天上的明月共饮，天上的明月不应；水中的月儿却因风而动，笑脸相迎，李白大喜，举杯纵身入水，一去不回。

我想，当李白纵身入水时，可能还哼了两声：“醉饮江中月，做鬼亦陶然。”

酒前高人

柳 萌

文化圈里的人，嗜酒者不少，贪杯的不多。这样的饮者，我视为高人。比如作古的汪曾祺、刘绍棠，这两位先生都善饮，几杯下肚之后，话语立刻多了起来，但是决不胡说八道，相反，借着清醇的酒劲儿，他们会有妙语吐出。跟那些酗酒之人，完全有着不同的神态，前者让人觉得疯癫，后者让人感到飘逸，如果按照民间的鬼神说，给这两者来个定位，后者似“仙”，前者像“鬼”。我这个不嗜酒的人，对于跟酒有缘的诸君，就是这样看。

汪老在世时，我有多次机会，跟他一起参加笔会。每次一沾了酒，老人家就会兴奋，显出雅人深致的气度，而且往往会乘着酒兴，铺纸泼墨，写字作画，完全

一派纯文人的举止。其情其景，煞是可爱。这时的汪老，边饮边说，妙语如珠，听者畅然如饮，方悟这酒，原来竟是个好东西。

绍棠好饮，早有耳闻。亲眼见他饮酒，是在他行动方便时。有次，他、戴煌和我，三人一起去首钢。住在小招待所里，用餐时只我们三人，当然也就随意。开始哥仨只是闷头吃，吃到半截儿上，绍棠发了话：“没酒怎么行，来点喝，怎么样？”戴煌和我，都不饮酒，就没有应声。绍棠自酌自斟，几杯下肚以后，原本善言的他，话立刻更多了，人也就更显风流倜傥。

这两位酒仙，都是只饮白酒。还有一位酒仙，著名画家丁聪先生，几种酒放在桌上，竟然同时饮用。那年一家杂志开会，用餐时，我跟丁聪先生同席。

席上备有白、啤、葡萄三种酒，我以为他只选一种，不曾想，他让服务小姐一种满一杯，三种轮流饮。我问丁先生：“味道如何？”这位老画家幽默地说：“味道好极了，反正我画不出这感觉。”

这三位酒前高人，都是在餐桌上，表现出一派文人情致，那种不愠不躁的酒风，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。我这个对酒毫无兴趣的人，如果说对酒并不厌烦，正是见过这些真正的饮者。

还有一位齐木德道尔基先生，这位蒙古族著名老诗人，同样是个酒前高人，而且比之前三位雅士，在酒前更有可爱之处。他饮酒是真正的饮酒，不见得有佐酒之菜，要是有点咸菜顺酒，那就更会让他快乐不已。我认

识他那会儿，正是挨饿时期，用粮食做的酒，是要凭票供应的，老先生喝完还想喝，就去商店柜台前，跟营业员没话找话，目的是最后讨一杯免费酒。酒饮透了，兴致来了，老先生就悄悄地走开，一路上哼哼唧唧地，不知是吟诗，还是唱歌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看，这是一位多么高洁的酒人，酒有了这样的人，岂不使酒更有身价吗？

当然，文人同样都是普通人，饮者中也有人成“鬼”，只是耍起酒疯来，似乎也还文明。我认识一位作家，他非常喜欢酒，几乎每餐必饮，一饮必醉，一醉必要，很有点酒中性情人。这位老弟的酒疯，耍起来，一不骂街，二不打人，只是钻桌子，钻进去就在里边唠叨。唠叨的话，不是政治，不是经济，仍然是文学。不过这会儿，可就别要求他谦虚了，他说的都是，自己的书如何好，别人的书怎样臭，你若是想反驳，那可就没你的好了。所以这时，你就得瞎话当真话，假正经当认真，这台戏就平安散场。看，这是一位多么单纯的酒人，酒有了这样的人，岂不是使酒更有魅力吗？

人说，文人天生与酒有缘，这话大体不算错，但是也不尽然，在今天的文人中，不嗜酒者大有人在。这些不嗜酒的文人，倒是有个好处，并不反对别人饮酒。如果从这方面来讲，酒跟更多文人沾点边儿，那也应该算是缘份啦。在文化圈里，酒前高人，可真不算少呢！

母亲的酒

李国文

“酒这个东西，真好！”这是我老母亲喝完了最后一口，将酒杯口朝下，透着光线观察再无余沥时，总爱说的一句话。

她喜欢酒，但量不大，一小杯而已。有的人喝酒，讲究下酒菜，六七十年代，我们的日子过得很窘，两口子的工资加在一起，不足一百多块钱，要维持老少五口人的开支，相当拮据。她也能够将就，哪怕炒个白菜，拌个菠菜，也能喝得香喷喷的。那时，几乎买不起瓶酒，更甭说名酒了，都是让孩子拎着瓶子到副食店里去零打。这类散酒，用白薯干为原料酿制，酒烈如火，霎那间的快感，是不错的，但爱上头，尤其多喝两口以后，那脑袋很不舒服的。

然而，她还是要说：“酒这个东西，真好！”

我妻子吃酒酿圆子都会醉的，不过，她很喜欢闻那股白酒的香味，所以，一家人围桌而坐，老太太拿出酒杯，倒酒便是她的差使。那时，我们很穷，穷得不得不变卖家中的东西。可再穷，这杯酒还是要有的。因为有钱人的酒，也有穷人的酒，喝不起佳酿，浊酒一盞，也可买醉。后来，大环境的改变，我们的生活渐入佳境，好酒名酒，也非可望而不可及了，可是我母亲仍对二锅头情有独钟。我曾经写过一篇《酒赞》，就是赞扬这种价廉物美的老百姓喝得起的酒，歌颂这种陪伴我们一家人度过艰辛岁月的酒。

现在回想起故去的老母亲那句话，“酒这个东西，真好”！就会记起当时饭桌上的温馨气氛。在那个讲斗争哲学的大风大浪里，家像避风港一样，给你一个庇护所，在老少三代同住一室的小屋子里，还有一缕徐徐萦绕在鼻尖的酒香，那充实的感觉，那慰藉的感觉，对一个屡受挫折的人来说，是最难得的一种幸福。我怀念那有酒的日子，酒，意味着热量，意味着温暖，那时，我像一头受伤的动物，需要躲起来舔我流血的伤口，这家，正是我足以藏身，可避风霜的洞穴。

那时候，很有一些人，从无名之辈，到声名鼎沸的诸如我的同行之流，最终走上了绝路，很大程度是由于内外相煎的结果。如果我经受了大会小会的批斗以后，拖着沉重的身子回到家来，若是再得不到亲人的抚慰鼓励，而是白眼相待，而是划清界限，这样雪上加霜的